

寻访平安桥

这座沉默了近三百年的古桥，终于被看见、被珍视。

■竹子

我作为农村工作指导员第一次参加区委农村工作会议时，在一份“美好姜来幸福里”组团片区资源名录里看到了“平安桥”三个字，心里一动，这三个字似乎在哪里见过。果然，翻出祝廷锡先生编撰的《竹林八圩志》，平安桥的名字清晰在册。

《竹林八圩志》收录了彼时四十余座桥梁，它们或横跨泾浜，或连接两村，是两岸人家往来的捷径，也成了岁月流转的见证。

这些年，我寻访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其中十座留有桥联的桥上，陆续找到了其中六座。只是那些石桥都已在最近的几十年间翻新成了公路桥，曾经刻有风雅桥联的石柱，也片甲不留、无从寻访，让人唏嘘。平安桥，并不在这十座桥之中。

第二天，我迫不及待来到云华书记处，仔细确认平安桥的地址。那一刻，心中竟生出几分愧疚与期待，愧疚于自己的草率与偏见，期待着与这座古桥的初见。

仲春的午后，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，我沿着千步泾港西侧步行向南。穿过川流不息的学稼公路，一座小巧的石桥便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了。原来，我无数次开着车从学稼公路疾驰而过时，平安古桥就静静地卧在公路南侧几十米处，像一位沉默的老者，目送着来往的车流，也忍受着我的视而不见。

『五等』妈妈的一天

无论是学霸还是学渣，妈妈们都会忍不住焦虑……

■小童儿

网上有个段子，按孩子年龄段把妈妈的“幸福指数”划分为五个等级。一等妈妈：孩子读大学（或住校），彻底解放，只要负责打生活费，日常“查无人”，精神生活丰富；二等妈妈：孩子上幼儿园，虽然累，但孩子可爱、没作业压力，每天主要就是负责可爱和“气人”；三等妈妈：孩子上小学，开始进入“辅导作业”模式，经常在暴躁和崩溃的边缘反复横跳；四等妈妈：孩子上初中，遇上青春期，说不得、骂不得，内分泌开始跟着一起失调；五等妈妈：孩子上高中，堪比“后勤部长”，还要承受高考压力，每天小心翼翼，基本没有自我。安妈就是那个“五等”妈妈——儿子上高三，最近成绩下降明显，她简直成了五等妈妈中的“特等”。

星期天上午8点50分，安妈已经在

平安桥，横跨在千步泾港一段干涸的河道之上。也正因为桥上那段干涸的河道，我轻率地以为它不过是刻意营造的复古景致，是村庄景区建设时修建的“假古桥”。

这座单孔双梁小石桥，居北的石梁侧面，阳文雕刻着“重修平安桥”五个字，虽历经风雨侵蚀，却依旧清晰可辨。它没有雕梁画栋的精致，没有气势恢宏的体量，唯有两块厚重的花岗岩石板，透着一股历经沧桑的沉静。我用指尖轻轻抚过那些凹凸不平的字迹，冰凉的石板传来岁月的温度，从乾隆元年至今，它已在这里静静横卧了290年。

我仿佛能看见，乾隆元年的那个春日，桥工们喊着铿锵的号子，将最后一块石板铺排停当，看见第一个行人从正来圩走上平安桥，走到了宿圩的时候，该是千步泾港两岸村民放起爆竹，敲起锣鼓相庆的一桩大喜事吧。

这位290岁的老人，无言又无奈地看着周边的世事变迁。它，看见两岸稻田绿了又黄，看见桑树一年一年长出新芽，看见桥边望乡台建起来又倒塌，看见草棚拆了建平房、平房拆了建楼房，看见采桑果的女孩子青丝成了白发。从它身上走过的，有挑着沉甸甸的稻子和麦子的男人，有夹着绣着花纹的包袱步履轻盈的女人，有背着书包蹦蹦跳跳的孩子。

桥上的人，换了一茬又一茬。曾经是长袍马褂、拖着长长辫子的人，曾经是清一色着军绿色、蓝色军便装的人；再后来，是花花绿绿的各式洋装脚步匆匆的人。

时光流转，世事变迁。当自行车、摩托车渐渐取代了步行，桥墩的石阶成了障碍；有一天，工程车、挖掘机轰隆隆地开来，千步泾港被拦腰截断，桥下的流水渐渐干涸，一条宽阔的学稼公路横亘在乡野间。平安桥，彻底失去了它最初的交通功能。它不再是往来交通的必需，渐渐成了一座被遗忘的废桥，成了文物，成了标本，静静地立在乡野间，供偶尔驻足的人参观凭吊，追寻过往的痕迹，抒发思古怀乡之情。

祝廷锡先生在《竹林八圩志》中，对平安桥有着详尽的记载：“平安桥（俗呼平家桥），东西跨正来、宿字二圩，在千步泾港之中途。乾隆元年，里人周文远、金天雨等筹建。东西两墩俱有刻石，记聚募及助金者姓氏。东墩聚募：周文远、朱瑞甫、钱文候；西墩：金天雨、张子端、孙云阡。助资者：沈孝征、沈微周、赵子猷、钱子庭等。”先生的文字，简

客厅坐了二十分钟，静静地等儿子起床。一早她就轻轻手脚做好早饭、洗好衣服，拖地这种容易发出动静的家务先靠边站，生怕惊扰了儿子难得的懒觉。时钟嘀嗒嘀嗒不紧不慢地走着，也一下下敲在安妈的心坎上，她拿起手机又放下，悄悄走到儿子房门前，贴着门听听动静，再折回沙发坐下。心里默念一百遍“芝麻开门”，房门却纹丝不动，丝毫没有感应到她的焦虑。她拿起手机自我安慰：“难得一个星期天，学了一个星期也累了，磨刀不误砍柴功，多休息会儿也是应该的。”才可才看了几分钟，抬眼望望外面越来越高的太阳，心里的小火苗又呼呼地蹿了上来：“这都几点了，哪家高二的孩子到现在还在睡觉？”叫醒他，不叫醒他？两个小人在安妈的脑子里打得不可开交。就在这时，儿子的房门打开了，穿戴整齐的儿子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安妈的心一下子亮堂起来，忙不迭地摆上早饭。

吃完早饭收拾好，安妈直奔菜市场。她心里早已列好菜单。自从儿子上学了，安妈就自学成才，成了半个营养专家，专门搜罗各种补脑菜单，有用没用都试试。今天要给儿子做牛肉，再买点青鱼，青鱼有专家说了，牛肉是营养加油站，青鱼有助于增强孩子的记忆力，又买了些深色的蔬菜和水果，专家说里面的自由基可以减少脑细胞损伤，保护大脑功能。对儿子有用，就是对全家有用。

午饭时一家人闲聊，不知不觉话题又绕到高考上。儿子说，如果今年高考不理想，明年就高复一年，转战艺术赛道，他要去学声乐。理由是AI时代，能给人提供情绪价值的职业才是好职业，他热爱音乐，所以以后要把音乐作为职业而不是爱好。安妈感觉一个晴天霹雳砸在头上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她好不容易稳住心神，找回自己的声音，

洁而严谨，将平安桥的位置、始建年代、筹建者一一记录，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史资料。

我循着先生的记载，走到桥下，站在干涸的河床上。东西两侧桥基上，果然各嵌着一块青石板，用材与其他石料不同，便是先生笔下记载的刻石。石板上的字迹，被近三百年的风吹雨淋侵蚀，大多已经漫漶不清，唯有“乾隆元年月，重建平安桥”几个字，依稀可辨，像老人脸上深深的皱纹，无声诉说着岁月的久远与沧桑。

当年，周文远、金天雨等几位乡贤，心怀邻里，牵头奔走，募集善款筹建此桥；沈孝征、沈微周等乡邻，或许家境只是寻常，或许亦有拮据，却解囊相助，为两岸乡邻修一座便捷之桥，给村坊添一份平安期许。毕竟，人间的寻常烟火里，最重的两个字，便是平安。

那些曾经清晰的名字，那些曾经滚烫的善行，终究抵不过近三百年的风吹雨打、霜侵露染，渐渐模糊淡去。万幸，还有文字！我常常这样想。

百年之前，祝老先生是否也曾在这里一个仲春之日，来到这座平安桥下，站在这两块刻石前？或许，他也如我今日这般，眯起老花眼，小心翼翼地俯身，用指尖一遍遍抚过那些斑驳的字迹，一字一句，艰难而执着地辨认着，生怕错过一个姓名，遗漏一段过往。刻石无言，文字有声。他将这些即将被时光吞噬的细节，写在《竹林八圩志》的纸页上，用文字为这些善举立传，为这座古桥存档，让他们得以跨越岁月长河，完整地走到我们面前。

这些年，我执着地整理乡邦文史，有时也会心绪迷茫、孤独与倦怠。打捞那些早已被时光丢弃的碎片，在旁人眼里或许是无法理解的无用之功。此刻忽然懂得，我的坚持与祝廷锡先生当年的坚守本是一脉相承。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寻访与记录，不是无用，而是在为故乡的历史留住一丝温度，为那些被时光遗忘的人和事留住一缕痕迹；我是在接住先生递来的接力棒，让故乡的文脉，在岁月流转中永不消散。

我踏上石阶，走过平安桥，走下桥东墩，忽然发现岸边地上横着一块牌子。我弯腰将它捡起，上面有“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文物文物保护单位”这几个字。那一刻，心中涌起一份慰藉，这座沉默了近三百年的古桥，终于被看见、被珍视。我用力将它插进桥边泥土里。

（作者为公务员）

尽量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先好好考试，过了这一关再想下一关。”好在儿子没再坚持，一家人继续吃饭，话题转了开去。

儿子的话在安妈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，一个下午她都在琢磨儿子说的这个可能性。她不断反思：是不是自己太惯着孩子了，让他吃不了学习的苦？社会在变，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的理念是不是已经过时了？面对这个未知的时代，是顺着孩子的心愿还是让他坚持再坚持？未来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？自己的家庭教育跟上了这个时代脚步吗？孩子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能够终身学习的人？她翻着孩子的相册，回忆起他成长路上的点点滴滴，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力和彷徨。

孩子早早吃过晚饭，又回校上晚自习了。安妈忙完家务，心里千头万绪理不清，便拨通了东妈的电话。东妈的儿子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，几个孩子从小学一路相伴到高三，几个妈妈也是相互陪伴、相互鼓励，熬过了中考的焦虑，又一起迎来了新一轮煎熬。电话里两个妈妈互相吐槽，又互相安慰、鼓励，终于缓解了一整天的不安。人就是这样，有时幸福来源于和边上人的鼓励和比较。

放下电话，安妈确认了一点：无论是学霸还是学渣，妈妈们都会忍不住焦虑，虽然焦虑的内容各不相同，但本质是一样的。孩子总会有离开妈妈的一天，去经历自己的人生，妈妈替代不了。与其紧张焦虑，不如过好自己的人生，学会放手，也给孩子营造轻松、舒适的家庭氛围。想到这里，安妈打开电脑，以前她建过一个文件夹，名字叫《亲爱的小孩》。她轻点鼠标，又新建了一个文件夹，名字叫《亲爱的自己》。

（作者为公务员）

附近和黄皮酸橙

附近，回来了，也回来了一种土地上的芳香生活。

■醉鲤子

去年12月，在我写寻访香圆树的文字见报后，细心的读友就私信给我一个信息：王店镇千四村，也有一棵香圆树。

社会学家项飙教授提出一个“消失的附近”的概念，社会学意义上的“附近的消失”说的我们常在个体和庞大的集体叙事两极摇摆，于是，周边的生活好像离我们远去了。具体到我自己，似乎也是关注得越远显得自己越和世界接轨，所以，本土的千四村在哪里，也颇费了一些周折，开车到村里，犯错被高德导航多次提醒；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。其实，千四村并不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村，它至少是和一代词宗朱彝尊有关联的。

在一个陌生的村子里，凭闲庭信步找一棵树，是找不到的。于是，又问朋友树的大概位置。朋友也说不出，她发给我一张图片，告知我树周围的一些环境标识。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哲理在这时就体现得深刻又清晰了。

终于在请教了好几位大哥大姐后，一个年轻人愿意陪我们去寻访我的香圆树。

我们一边在村里游荡，一边聊天，因为目标是树，村光就被目标覆盖住了，现在全无村子的印象。但是和年轻人的聊天，倒是让我对项教授的观点又多了现实的认识。年轻人是中医药大学的学生，专业是“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”，正好，寒假里还有一个社会实践作业，就是关于家乡的中草药资源的调查。我于是问他有没有动笔写，有没有方向。他说还没有，也不知道有哪些中草药，准备到什么时候问长辈，结合一点网络知识写一写。

我于是对他说，今天的寻访会是一个好题材。他忽然说：“香圆树，我不知道。

春野拾金

趁天光尚好，花事未阑，去走走。

■姚文杰

春风行过江南，郊野便悄然披上了一袭金裳。海宁城外祝东村的几百亩油菜花，又开了。终究是按捺不住，趁着一个晴日，我骑上单车，带上相机，一头栽进那片漫无边际的金黄里去。

油菜本是极寻常的庄稼。作为典型的春花作物，它系着灶间一缕清亮的油香，更是庄户人家生计所托。冬种夏收，菜肴送入粮站，便是一年烟火生活的依托。人们俯身耕作，眼里只见收成，反倒忽略了这席卷天地的金黄。后来田畴更迭，成片的花渐渐少了，像祝东这样年年如约盛放、执意守着一方野春的，倒显得珍贵起来。

漫步花田间，思绪不知不觉飘回童年。想起那时，我们钻进茂密的油菜地捉迷藏，花穗拂过肩头，落得满身碎金；赤脚踏过田沟，拔一小簇嫩生生的羊草，那是我们儿时的“回家作业”；蹲在田埂边，手持剪刀，挑选肥嫩的马兰头，指尖久久留着青草清气。如今想来，那段沾着泥土气的往日，竟成了心底最柔软的乡愁。眼前这“油菜花开满地黄，从间蝶舞蜜蜂忙”的景致，与千百年前的春天大抵也无分别。

风是轻的，拂过花梢，推起一层一层浪涛。香气也淡，混着湿润的泥土味儿，缓缓弥漫开来。看花的人渐渐多了，从独自漫步到结伴而行，每个人都在花海中找寻属于自己的春日仪式。有人静静伫立，有人忙着将春光收进相机，也有人举起手机，把田间的这份热闹，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那热闹是自在的，是春天随手赠予人

但是，桥那儿有一棵橘子树，要么先看看。橘子很酸，没有人要吃。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香圆树。”

远远的，还没见到橘子树，我已经有熟悉的感觉：浓荫蔽日的水泥桥旁，有一个青砖堆叠的建筑。它看起来不像是建筑，甚至只是把这些青砖当作一种回忆的符号，被搁置在地面。应该近了，和朋友的树。

看到青砖，又勾起幼时记忆。外婆家在黄姑塘，塘边有窑，舅妈就在窑上做工，每当出窑日，两个胳膊下夹着两叠青砖的舅妈看起来更加矮小，墨黑的窑灰蹭刮了她的脸又脏又模糊，也因此，她的笑里有一种令人猝不及防的恐怖，像闪电一样。

我们心情复杂地到了“橘子树”下。在观察树叶和“橘子”的果顶后，我说：它不是香圆，也不是统而皆之的“橘子”。如果我没错，它是一种叫“黄皮酸橙”的古老的芸香科果实。

雀跃之心在树下荡漾，我在树下又是跳又是蹦跶，在看了梦龙乐队主唱大丹的歌舞后，我回忆自己在“橘子树”下的狂野，相信艺术不过是疯狂找到了节奏。

那个“橘子”非常好剥，继承了“宽皮橘”的优点。极酸，果汁在隐约的甜里还有点刺、麻的魔力，来自柚子。也就是说，黄皮酸橙始于柚子和宽皮橘的一个原始杂交事件。

我的喜悦感染了年轻人，他说他可以帮我再采两个“橘子”。我于是又卖弄，跟他说，一个果子如果把发育的重点放在外果皮上，它的内果皮通常是不好吃的。又说：朱彝尊有个号，叫金风亭长，不知道是否和这黄皮酸橙有关，大概率是有关系的。

我们又一起观察叶子，黄皮酸橙带有柚子的基因：有翼叶。

这时候，树旁人家有人出来，说树也是移过来的，有100多岁了，“没什么用。又不能吃，年年掉地上。”其时已经是12月，黄皮酸橙却还如小小的金色太阳，闪烁在幽深的绿色里。它不在乎人家的鄙夷，兀自灿烂。

回城后，我从江西、湖南、湖北三地购得黄皮酸橙，于是一屋子的香气。在香味缭绕里，搜寻朱彝尊和这个酸橙的往事：

橙膏：黄橙四两，用刀切破，入汤煮熟。取出，去核捣烂，加白糖，稀布滤汁，盛瓷盘，再炖过。冻就，切食。

英国女王奶奶的早餐少不了橘子果酱。在法国的甜点女王的果酱谱里，酸橙里的天然果胶是最好的天然增稠剂。

这么说，朱彝尊也是一样敏锐地发现了黄皮酸橙的独特之处了。

木樨花落捣成泥，霜后新橙配作羹。那是另一种对黄皮酸橙的尊重了。我于是也用橙皮做了“盐齏”，当然也做了橙膏也就是果酱。

附近，回来了，也回来了一种土地上的芳香生活。

（作者为自由职业者）

间的温柔礼物。走着走着，一幕鲜活画面牵住了我的脚步。

几位阿姨，正挤在田间小路上留影。举自拍杆的那位，帽檐下的笑眼盛满阳光；有人拈起一枝菜花，轻轻别在鬓边，仿佛回到簪花的年少时光；还有人张开手臂，要把整片野地的金黄拥入镜头。发间的黄花、衣上的花粉，与身后的花海融成一片，连笑声都染上淡淡的甜香。她们用镜头接住春光，也接住了岁月里从未褪色的天真，多像从前在田埂上奔跑的我们，只是如今，眉梢眼角添了几分从容与安然。

再往前，另一幅暖景更令我驻足。

一辆轮椅，正缓缓碾过花田边的小路。推车的人脚步放得极慢、极稳，身旁一位男子牵着一只雪白的小狗，目光却时时落在轮椅中老人的脸上。老人静静地坐着，眉眼舒展，偶尔抬手指向风中轻摇的花穗，嘴角便漾开一丝浅浅笑意。身后的人时而俯身，为她理一理被风吹乱的衣角；时而举起手机，不急不催，只待她与花都准备好的一瞬，才轻轻按下快门。

我猜，这是子女陪着年迈的母亲，来赴一场春天的约。许多年前，或许是母亲牵着他们小小的手，在这田埂上教他们认野菜、讲菜籽如何变成清亮的油。如今，轮子代替了脚步，他们推着她，来看同一片花海。风还是那样的风，花还是那样的花，只是换了一双手来搀扶。阳光暖暖融融地照着，小狗在脚边活泼地嗅着泥土，他们话不多，只有低低的询问与温然的应答。这平淡的陪伴，比满野的金黄更温润，比春阳更柔和。

从前日子紧巴巴的，目光也紧巴巴的，只顾着收成，看不见身边的风景。如今日子宽绰了些，心却总向往开阔处，向自然寻一份安宁。这曾被忽略的寻常作物，褪去实用的外衣，竟裸露出一身纯粹的诗意。人们来看花，或许不为花，更为在这安稳的晨光里，找一个驻足的理由，拾一点被风吹散的静气，也捡回一段藏在烟火深处的温情。

江南的春天是短的，花信匆匆。祝东的这一片金黄，恰如一枚金色的书签，夹在岁月的册页间。它是一方水土旧日的记忆，是大地慷慨的馈赠，如今，也成了人间绵长情意的温柔底色。

趁天光尚好，花事未阑，去走走吧。让风拂过鬓发，让阳光晒暖衣襟，看看花，也看看花旁的人。原来最好的光景，从不在远方，就在拂面的春风里，在寻常的相伴中，在我们深深眷恋的、这烟火人间的春天里。

（作者为退休干部）

